

秦 腔

林 冲

謝 迈 千 編 劇



長 安 書 店 出 版

劇情簡介

本劇是根据水滸編寫的。描寫宋徽宗時，太尉高俅的兒子高衙內因垂涎八十万禁軍教頭林沖的妻室張月香，高俅借勢誣陷林沖以罪名，發配滄州、并買通解差在途中害死林沖、以便強奪林妻，幸有魯智深暗中保護，得免于難。高俅又差其爪牙到滄州、与州尹定計，欲將林沖燒死于草料場內，結果，奸謀未遂，高之爪牙被林沖殺死，遂于雪夜中，投奔梁山。

人物

林	冲	武	生
張	香	小	旦
張	勇	老	生
錦	儿	小	旦
高	球	付	淨
高	德	小	丑
陸	謙	倭	丑
富	安	花	旦
于	氏	二	淨
魯	深	須	生
鄰	甲	小	生
鄰	乙	老	生
鄰	丙	小	生
鄰	丁	小	丑
董	超	小	淨
薛	霸	小	生
柴	進	小	淨
洪	頭	小	角
盧	瑜	雜	角
李	通	雜	角
趙	斌	雜	角
錢	勇	雜	角

承局、院子、酒保、差撥、
老軍、家丁、校尉、兵卒、
庄客等，若干人。

遇騙計陷解救宴位

目
屈設定構起遇留好

回

回回回回回回回回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

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

林 冲

第一回 庙 遇

（林冲上）

林 冲：（引）武艺高强，显身手，从事戎行。

（坐白）在下林冲，人称豹子头林武师。世居东京，身充八十万禁军教头，每日操练人马，不敢辞劳。它日成为精旅，靖边保国，方不负俺平生抱负。今乃三月二十八日，时逢岳庙古会，心想游玩一回，不免唤出娘子，一同前往。娘子那里？

张月香：（内白）来来来了。

（上唱摇板）

忽听官人一声唤，

轻移莲步到堂前。

走上前来开笑靥，

（白）官人。

林 冲：娘子请坐。

张月香：有坐。

（接唱）

问官人唤我为那般？

林 冲：今逢岳庙古会，心想与娘子游玩一回，不知娘子

意下如何？

張月香：为妻从前为官人祝福，曾与岳神許下心愿，今逢会期，正好燒香了愿。錦儿？

（錦儿急上）

錦 儿：伺候主母。

張月香：准备香燭，同往岳庙一行。

錦 儿：是。（下持香盤又上）香燭齐备。

林 冲：一同前往了。

林 冲：（唱二六）

天朗气清精神爽。

張月香：（接唱）

同到岳廟去進香。

林 冲：（接唱）

出得門來四下望，

張月香：（接唱）

桃紅柳綠好春光。

林 冲：（接唱）

行人來來又往往，

張月香：（接唱）

携男抱女喜洋洋。

林 冲：（接唱）

穿过大街越小巷，

張月香：（接唱）

叫錦兒緊隨我莫要慌忙。（同下）

（小沙彌引魯智深上）

魯智深：（唱帶板）

憶昔當年佐戎行，

為國御侮保邊疆。

抱打不平把禍闖，

因此棄官走他鄉。

（白）洒家魯達，法號智深，江湖人稱花和尚，關西人氏。昔年曾在種老經略帳下充當提轄，只因三拳打死鎮關西，為避官司，出家為僧。自從五台來到東京，就在這大相國寺中暫為居住。日前有些破落戶子弟，來到菜園，無理取鬧，被掩制服，連日弄來大酒大肉，開懷痛飲，倒也十分暢快。今日與他們還席，天到這般時候；怎麼還不見到來？不免出門了望了望。

（盧瑜、李通、趙斌、錢勇同上）

盧瑜：（唱二六）

實服和尚有本領，

李通：（接唱）

一根禪杖練的精。

趙斌：（接唱）

勸我等改邪速歸正，

錢勇：（接唱）

甘心低首拜下風。

盧 瑜：过街老鼠盧瑜。

李 通：草里蛇李通。

趙 斌：盤樹猫趙斌。

錢 勇：鑽水蛙錢勇。

盧 瑜：今日師父請大家吃酒，一同前往。

众：請。

盧 瑜：行行走走。

李 通：走走行行。

趙 斌：不覺來到寺院山門。
李 勇：

魯智深：众位到了。

众：徒弟一步來迟，有劳師父久等了。

魯智深：好說，請進，（同入內介）这是众位，洒家連日叨擾，問心不安，今日特备些酒肉果品，同敬众位，
— 不必拘束，只管暢飲，待洒家把盞。

众：不敢，不敢，擺下就是。

（小沙彌斟酒介）

魯智深：（举杯）請干此杯。

众：（飲介）干。

魯智深：众位呀！

（唱慢板）

五台山离东京路途遙远，
相國寺喜相逢共飲同餐。
看起來与尔等緣法非淺，
莫拘束只管把酒量放寬。

（举杯白）請。

众：（飲介）干。

（合唱二六）

謝師父賜酒食盛情可感，
到明天做东道再痛飲一番。

（幕后作烏鴉叫声）

（白）啊！門外老鴉乱噪，主犯口舌，一齐念起咒來。赤口上天，白舌入地，一陣大風，把它吹去！

魯智深：（笑介）这是何意？

盧 瑜：師父，老鴉乱噪，主犯口舌，故而念起咒來。

魯智深：（笑介）太笑話了。

小沙弥：師父！你看那邊楊柳樹上，新添了一个老鴉窩，每日不斷乱噪，令人厭惡。

魯智深：一同觀看。

（同作出門介）

众：果然楊柳樹上，又新添了一个老鴉窩。

盧 瑜：快搬个梯子，我要上樹拆了它。

趙 斌：不用梯子，待我攀援而上。

魯智深：（端相介）众位！不必如此，待酒家把那棵楊柳樹連根拔去，豈不干淨？

众：恁大的樹，怎能連根拔去？

魯智深：說是你們閃开！

（唱浪头帶板）

挽起衣袖精神振，

拔去大樹要連根。

迈开虎步向前進，（作勢拔樹介三笑）

这棵樹足有数千斤。

众：（驚訝）啊呀！果真拔下來了。（齐跪介）师父真是罗汉体，若无千万斤气力，如何能拔它得起。

魯智深：这没什么，霎时还要演武使器，与众位湊湊熱鬧。

众：一同坐了。

（同入座飲酒）

（林冲偕張月香、錦儿上）

林 冲：（唱搖板）

娘子緩步且慢行，

張月香：（接唱）

不觉來到岳庙东。

（盧瑜、李通猜拳介）

林 冲：（接唱）

寺内何人行酒令。（同至牆角向內观望）

張月香：（接唱）

也有俗來也有僧。

众：酒也吃够了，請师父演武使器，教我等也見識見識。

魯智深：待洒家討禪杖來。（下）

林 冲：娘子！那僧人要演武使器，你和錦儿，先到岳庙燒香參神。我要在此觀看、觀看，霎时便來。

張月香：官人！宁要早來。

錦 儿：主母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有我与妳保駕，还怕什么？
快走！快走。（拉張月香下）

（魯智深持禪杖上）

魯智深：众位退后一步，讓洒家演武使器。

众：啊！

魯智深：（唱帶板、边唱边舞介）

手執着渾鐵杖當場舞動，

如蛟龍騰云霄四面生風。

上削肩下扫腿各有門徑，

左插花右盖頂变化无窮。

运兩膀千斤力大顯本領，

（鑼鼓、大舞禪杖、众喝彩、舞罢收勢）

望众位勿見笑再飲几盅。

林 冲：舞得好、舞得妙。

魯智深：（看介）牆外何人喝彩？（众看介）

盧 瑜：師父！这位喝彩的官人，乃是八十万禁軍槍棒教头
林冲，林武师。

魯智深：噢！原来是豹子头林冲，何不進來相見？

林 冲：正要領教。（進門介）师兄！小弟有禮。

魯智深：稽首了，請坐。

林 冲：有坐。师兄！何处人氏？法号如何称呼？

魯智深：洒家乃关西魯达便是，幼年來过东京，与令尊林提
轄也曾相識，屈指算來，不觉已有二十余年了。

林 冲：既是世交，情愿結为金蘭，拜你为兄。

魯智深：洒家高攀了！

（唱二六）

感君义气結金蘭，（稽首介）

林 冲：（接唱）

誰料今日遇英賢。

魯智深：（接唱）

樽中有酒君須醉，

林 冲：（接唱）

改日奉請再盤桓。

（錦儿上）

錦 儿：官人在那里？

林 冲：錦儿慌張为何？

錦 儿：我家主母在庙中正与狂徒爭吵，快去解圍。

林 冲：娘子因何事与狂徒爭吵？

錦 儿：我們燒香已畢，正要往五岳楼下玩景，忽有一伙狂徒上前阻攔，胡言浪語，不肯放过，官人快去解圍才是。

众：竟有此事？

林 冲：师兄，小弟要往岳庙，与狂徒較量，师兄請在，小弟去也。（同錦儿急下）

魯智深：狂徒人多势众，我們何不前去，助他一陣。

众：尽在师父。

魯智深：看禪杖來。（众抬禪杖）正是：遇見不平事，專好

打不平。(同下)

張月香：(內唱尖板)

恨狂徒逞強梁无理取鬧，

(張月香上搜門)

(接唱)

气的人一阵阵心如火烧！

平白地起風波橫行霸道，

拚性命要与賊見个低高。

(高世德率四家郎上)

高世德：(唱帶板)

我只說你跑的无踪无影，

却为何还在这岳庙之中？

幼娘子順从我休得任性，

到楼上叙一叙爱慕之情。

張月香：(怒介)青天白晝，調戲婦女，難道你不怕王法嗎？

高世德：王法？少爺我就是王法。快快隨我上樓，免得手下人動手。

張月香：賊子！再若无理，定与你一死相拚！

高世德：小子們！一齐上前，將她押上樓去。

(四家郎正要動手，錦儿引林冲急上)

林 冲：呔！胆大的狂徒，調戲良家婦女，該當何罪？來、來、來、先吃我三拳頭。

高世德：（架住林冲右臂）噢！原来是林教头，与你无干，休得多管闲事。

锦 儿：（指张月香）她是我家主母。（又指林冲）他是我家官人，怎么说多管闲事？

（高世德撒手退后，林冲怒立一旁）

众：林教头！我家衙内，不認識大娘子。請你多多原諒，多多原諒。（边退边白、乘間拥高世德急下）

林 冲：娘子、受驚了！

張月香：官人、为何放走狂徒？

林 冲：他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，未便較量。故而放他逃走。

（幕后同喊：打狂徒、打死狂徒。）

張月香：官人！你听庙外人声叫喊，莫非那伙狂徒又来撒刁？
（鲁智深帶醉，引盧瑜等同上）

林 冲：噢！原是师兄。

魯智深：待俺赶上前去，先打死那伙狂徒。出一出心中悶气。（欲行）

林 冲：师兄留步！

魯智深：賢弟为何阻攔？

林 冲：适才調戲敝内，乃是高太尉的衙内。本当飽打一頓，看在太尉面上，未便較量，只好放他逃走。

魯智深：噢！原來如此。洒家却不怕什么高太尉低太尉，如撞見那个王八羔子，教他先吃俺三百禪杖！

林 冲：天色不早，你我明日再会。众兄弟！快扶你家师父，回寺安歇去吧。

魯 达：便宜了那个奴才。（众扶魯智深下）

林 冲：师兄已去，你我一同回家。

張月香：好不气煞人了。

（錦儿搀扶張月香，随林冲下）

第二回 設 騙

（高世德上）

高世德：（唱慢二六）

这几日胸中好煩悶，

常把美人挂在心。

坐不安來睡不穩，

只觉无趣少精神。（坐）

（白）自那日在岳庙遇見林冲娘子，把我的魂都被她勾去了。入迷甚深，不能自解。这該怎处？（沉思）想起了，門下富安办事頗有心計，还是教他替我想个法子才是。人來！

（書童上）

書 童：伺候衙內。

高世德：速喚富安見我。

書 童：是。（下復与富安同上）

富 安：衙內呼喚，有何差遣？

高世德：你可曉得我的心事？

富 安：是不是想那个姓双木的人儿？

高世德：着着着！猜的不錯，不能到手，也是枉然！

富 安：門下倒有一計。

高世德：計將安出？快快講个明白。

富 安：（从怀內掏紙条介）門下早將法子想好了，衙內請看！

高世德：此計甚妙！速命陸虞侯如法炮制，事成之后，重重有賞。

富 安：告辭。

高世德：宁要机密！（富安下）

高世德：正是：安排調虎离山計，料定鬼神也难知。（得意地下）

（陸謙上）

陸 謙：（唱二六兩句截）

衙內命我行巧計，
要教美人入騙局。

（白）高衙內命我假設圈套，要騙林冲娘子到我家樓上，調情取乐。怎奈我和林冲呼兄喚弟，怎好作此不义之事？还是不去为妙……哎呀！不妥，想高太尉待我十分恩厚，依为心腹，豈可得罪衙內，耽誤自己前程，我可莫說林冲！林冲！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也。

（唱搖板）

投身权門作心腹，
眉头一攢生計謀。

管教鱼儿入网罟，
相机行事要迅速。（扣門介）

（錦儿上）

錦 儿：何人扣門？

陸 謙：陸虞候過訪。

錦 儿：待我与你傳稟，有請官人！

（林冲上）

林 冲：何事？

錦 儿：陸虞候過訪。

林 冲：待我出迎。陸兄！

陸 謙：林兄！（同笑）

林 冲：陸兄！請坐。

陸 謙：有坐。

（錦儿獻茶）

林 冲：陸兄！今日辱臨寒舍，有何見教？

陸 謙：这几日，怎不見林兄在大街行走？为弟放心不下，特來過訪。并无別事。

林 冲：只因心中有事，故而悶坐家中。（嘆氣）咳！

陸 謙：林兄！這是何意？

林 冲：想俺林冲，乃是英雄好汉。可嘆空有一身本領。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還要受這腌臢之氣。教人怎得不惱，怎得不恨！

陸 謙：林兄說的那里話來？如今禁軍中，雖有几位教頭，那個能比得上林兄武藝。況且高太尉十分器重于你。不久定有升賞。還有惱的什麼？好好好，咱們